

卷九十九

書名 大學衍義
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九十九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卷第九十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郵傳之置

周禮鄉大夫之職。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賈公彥曰。國有大事。故恐有姦寇。故使民徵令出入往來。皆須得旌節輔比徵令。文書乃得通達。無節則不得通。

臣按旌以彰之。節以驗之。有旌節文書乃得通。

達後世給符驗以傳文書始此

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鄭玄曰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廬若今野候徒有牙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也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

賈公彥曰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者其實客至郊

與主國使者交接因即與之廩餼也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者旅客也謂客有羈繫在此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鄭注謂廬今野候徒有牙者此舉漢法以况義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牙舍與廬相似注謂宿可止宿若今有亭有室者漢法十里

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故引以為况也
臣按委積以待賓客即後世驛傳給廩之意候館樓即所謂驛舍之郵亭也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

鄭玄曰野謂遠郊以外也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

賈公彦曰以三百里稍地之聚二百里甸之聚以待羈旅過客之等

臣按遺人所掌者餼廬之資而委人所斂者凡薪芻果菜之屬

野廬氏掌達道路至于四畿比校國郊及野之道路

宿賓客所止之舍井樹井以飲食

王昭禹曰掌達道路至于四畿則遂人所謂千夫

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是也謂之四畿則自王城五百里四面皆達之也

臣按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道弗可行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蓋是時周禮盡廢而野廬氏之職不脩而所謂達國之道路至于四畿而比其宿息井樹者不復有矣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微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

鄭玄曰行夫邦國使之小禮者也傳遽若今時乘

傳騎驛而使者也

臣按後世乘傳騎驛其原蓋出於此

環入取周圍保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

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橐與折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

關無幾送送及疆

王昭禹曰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候館則環人授之

於賓客者也令聚橐令野廬氏也賓客有任用之

器則亦令環衛之也凡門關無幾者謂賓客出入

環人以路節達之故門關無幾也疆謂王畿四方

之界也賓客來而逆之去而送之皆及疆

臣按環之為言圍也主賓客往來為之守衛賓

客有隨行之任器則周圍保獲若環之無隙焉

可見先王之於賓旅非徒餼廩以給之而又有

兵仗以衛之此所以來通四方之情而懷柔之

者至矣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

宮室卑庫無觀臺土高樹有木以崇大諸侯之館館

如公寢庫既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

也塗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

賓從有代代客中車主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也視其

事百官之屬各展

陳也

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

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

無寧

寧也

蓄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

臣

按子產之言可見古人所以設館以舍賓客

者其備預之完具情文之兼至有如此者是雖

列國相待之禮而大之所以字小小之所以奉

大皆不可加之意可見矣

國語單子曰周之秩官

周常官篇名

有之曰敵國賓至關

尹以告行理

吏也

以節

瑞節

逆

迎也

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

門尹除

掃也

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

役也司空

視塗

視險易也

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煇

庭

水師監濯膳夫致餐

熟食

廩人獻餼

生曰

司馬陳芻

馬

工人展車

展省客車補其傷敗

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

臣

按古人所以待賓之禮如此其至所以賓至

如歸也國語所述者雖敵國之禮而大之於小

亦可以類推矣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朱熹曰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

之言如此

許謙曰字書馬逸曰置步逸曰郵漢西域傳因騎

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

臣按置即漢時之騎置今之驛傳也郵即漢時之郵亭今之鋪舍也騎置以飛報機務郵亭以遞送文書

漢高祖五年田橫乘傳詣雒陽

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

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輶傳急者乘一乘

顏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

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

臣按

今制驛設三等馬匹有上中下之別即漢所謂

高足中足下足也

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

景帝四年復置關用傳出入傳信也若今過所也

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

過謂之傳今除去關出入無禁不用傳也

臣按漢人所謂傳即今符驗文引之類

平帝時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者在所為駕一封輶

傳

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

顏師古曰以一馬駕輶車而乘傳

平帝時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

顏師古曰郵亭書舍也言為書以付郵亭令送至宗伯也

臣按郵亭即今之鋪舍因郵亭書言宗伯即今官文書入遞也

漢舊儀曰置書使者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為

程

臣按此即後日詔書一日行三百里之制

唐制傳信符者以給郵驛通制令

唐有銀牌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之其制闊二寸半長五寸面隸五字曰敕走馬銀牌宋初令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太平興國中因有詔乘驛者詔罷樞密院券乘驛者復置銀牌端拱中又罷之復給券

臣按此唐宋牌券之制

宋仁宗嘉祐中三司使張方平編驛券則例凡七十四條賜名嘉祐驛令

臣按此宋朝驛券之制竊惟

今制凡天下水馬驛遞運所遞送使客飛報軍情轉運軍需之類沿途設馬驢船車人夫必因地里要衝偏僻量宜設置其衝要處或設馬八十疋六十疋三十疋其次或二十疋十疋五疋大率上馬一疋該糧一百石中馬八十疋下馬六十其食點人夫先儘驛所近民如不及數取於鄰郡民戶糧不及數者衆戶轉數當之民於常役之外而又加此役承平日久事務日多而民力亦或因之以罷弊乞如宋仁宗命張方平編驛券俾所司將事務之當給驛者定其等第編次為一書頒行天下藩方非此例也不許擅起發下天下驛遞非此例也不許應付

以上郵傳之置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道涂之備

易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張栻曰川涂之險則有所不通惟夫舟楫之利既

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拭目觀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是以剗其木而中虛剗其楫而末銳舟所以載物而楫所以進舟致遠以利天下而取諸渙者蓋渙之成卦上巽下坎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臣按渙之卦有乘木濟川之象水在天地間為利最大為性最險故聖人於易屢以利涉與否為言而又制器以為利涉之具既有其具則地之勢盡矣而人行也不止地之形斷矣而人行也不絕由是極天所覆地所載處无不可至焉

所以來遠人於无外廣

王化於无窮也

詩大明篇曰親迎于渭造舟為梁

張載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

臣按造舟謂聯比其船而加版於其上以為橋杜預所謂河橋是也

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固而止行者

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鄭玄曰。達道路者。山川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也。樹之林。作藩落也。國有故喪災及兵也。閉絕要害之道。備姦寇也。

王昭禹曰。所謂九州之圖。山林川澤之阻。若職方氏所謂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之類是也。所謂國之五溝五涂。則是遂人所謂遂溝洫。澮川之謂五溝也。徑畛涂道路之謂五涂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

鄭玄曰。達天下之道路。津橋相轉。不得陷絕也。

臣按。官而謂之合方者。合同四方之事也。

野廬

客行所舍

氏掌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

道路。凡道路之舟車輦互者。敘而行之。

鄭玄曰。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

賈公彥曰。舟車輦互。謂於迫隘處也。水陸之道。舟車往來。狹隘之所。使以次敘過之。

臣

按。成周之世。其為治不但詳於朝廷之上。國

都之中。則雖天下之道路。舟車所至之處。無一之或遺焉者。可見聖人為治。無間於大小。邇遐

也

匠人營國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王昭禹曰國中曰經涂繞城曰環涂郊外曰野涂軌廣八尺。經涂所由者衆故九軌環涂所由者少故七軌野涂所由者又少故五軌此內外廣狹之制異也

臣按太平之治非止政教流行於王朝國都之內則雖道涂往來之所無一而不合於轍迹之度然後為天下一統焉苟有一之或窒閔阻滯焉則有所不行者矣豈所謂車同軌哉

史記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孔穎達曰通九州之道路

臣按左傳禹經啓九道卽此

春秋昭公元年秦公子鍼奔晉造舟于河

臣按初學記公子鍼造舟處在蒲坂夏陽津今

蒲津浮橋是也

禮記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邑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鄭玄曰溝瀆與道路皆不得通所以除水潦便

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

方慤曰：脩利則脩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道而達之，使無壅。開通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無有障塞而已。障言蔽顯以為隱，塞言窒虛以為實。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

臣按先王當季春之月，恐自時厥後大雨時行，水潦將至，或至於淹沒道路而成淖澇，有妨車馬行旅之往來，故先時而為之備水患也。如此爾雅：路，旅途也。路場，猷行道也。博說：道之異名。一達謂之道，長道。二達謂之岐旁，岐道旁。三達謂之劇旁，數道交錯謂之。

象四達謂之衢，交道。五達謂之康，康莊。六達謂之莊，莊。

七達謂之劇驂，一道交復有岐出者。八達謂之崇期，四道交。九

達謂之逵，四道交出復有旁通。

臣按此則術道之異名也。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泚。

郭璞曰：造舟，比船為橋。維者，維連四船。方者，併兩船。特，單船也。泚，併木以渡。

臣按造舟，維舟，方舟，即今所謂浮橋。特舟，即今渡船。泚，即今薄筏。

國語：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於

廷火也心星朝覲謂長矣道路也第穢塞也不可行也候不

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單子曰夫辰角辰大

蒼龍之角見而雨畢天根元氏間見而水涸故先王之

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

十月成梁

臣按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

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病涉也

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方橋可通十二月輿梁橋可

通車成民未病涉也

朱熹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

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

寒涸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

也

又曰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人心順天

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

間亦無遺恨如此

臣按先王之治非獨其大綱大法無有偏而不

舉之處則雖一道徑之微一津河之小民之所

以經行之處亦必委曲而為之處置焉惟恐其

行步之齟齬足脛之痺瘰也聖人仁民之政無

往而不存。其小者尚如此。况其關係之大者哉。
漢薛宣子惠為彭城令。宣至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
心知惠不能。

臣按鄭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軻氏譏其
不知為政。陳國道第不可行。而川不梁。單襄公
知其必亡。蓋道路橋梁。雖於政治無大干繫。然
王道至大。而全備一有所闕。雖若無甚害者。然
而一人不遂其欲。一事不當其理。一物不得其
濟。亦足以為大段之累。全體之虧也。故大人為
政。雖受一命居一邑。亦無不盡其心焉。者薛宣

於見其子之為邑。橋梁不脩。而知其無所能由。
是推而大之。知夫覘人之國者。因其涂不治。川
不梁。則知其國之不振也。豈不然哉。是以君子
欲成其大。必盡力於其小。欲成其全。惟恐其一
之或有虧也。良以此夫。

晉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
津。議者謂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
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武帝從百
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
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臣按元和志云。河陽浮橋架黃河為之。以船為脚竹篝互之初。預造橋時議者多謂殷周無有作橋於河者。預引詩大明造舟為梁為証。然詩不言其所造之處。史記秦昭襄王五十年十二月初作河橋。蓋橋作於河也。然是時秦未有孟津之地。而所作之橋不在此。爾唐開元九年復作於蒲津。

唐開元九年新作蒲津橋。鎔鐵為牛。

張說曰。河有三橋。蒲津居其一。舊制橫紐百丈。連船千艘。辦脩策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開元十二

載俾鐵代竹。取堅易脆。結為連鑲。鎔以為伏牛。偶立於兩岸。禁連於河中。渾鑲以特航牛。以繫纜。亦將厭水物。莫浮梁。

臣按。凡於水必用鐵。非徒以其堅。亦以其能厭水物也。

以上道涂之備

東洋書院藏書

Vertical text in a colum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large stain and are difficult to decipher.

五
行
書
局
藏
書